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之三

愛業手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塙 挑

塙

桓公

孔疏史記名允世族譜亦名翫。桓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以桓王九年卽位謚法辟土殷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杜淹闢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因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疏云歸罪爲氏詐。

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歲首必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言不與時謀而用常禮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急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按衛地集傳桓以地名也。

○夏

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近垂也。

○秋大水

書災也。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卽位接繼故不忍行卽位之禮桓欲掩弑君之惡而儼然卽位不知討滅爲氏遍國皆知

庄云鄭莊母  
此機會託名  
盛優勝然實  
有負也

爲社修好子鄭按傳見盟越爲公志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在田事在  
德八年按卒易者謂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  
終前此易祔田之事公又不宜易取祔田故屬其實不  
祔故也魯不宜祀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祔田故屬其實不言祔田望假享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按爲周公  
易祔田故也

祖弒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葬實未成禮史子桓書  
卽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  
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勢無能爲斯時強國莫如齊鄭且  
與隱最暱盟會之好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卽以此賄  
鄭遂爲越之盟而位定若齊僖方以愛女事弒君之賊又  
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彌之矢公子  
逆女遂備拉幹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輕輶羽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

成也。既解結成易

不叫

書訪蘇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歸義得許田然後歸至則雖爲垂之會不盟也

- 4 -

書訪故  
獨見訪  
盟曰渝盟無享國

論衡變也歸義得許由然後  
否則雖爲垂之會不遇也  
杜解廣平曰原集註陰  
水逆惡之氣所感也

冬節伯拜盟

陳傳終赴鹽傳言拜號拜辱拜  
嘉之類非必若身親之社註誤

1

宋華父督鄭公

見孔父孔子世祖

之妻子路自逝而送之曰美

解詩口看稿

心此誠臣非  
執邪也

卷之三

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名，夢公試莊公焉立

○勝子來朝  
不足禮  
雖亦不  
備或因  
以力  
候既

應朝或以子男爵至

勝以侯爵降稱子祀以公降稱侯伯也非時王黜之且以卒葬考之書卒

以郊赴而葬者，自我會子自貶而赴于我也。書

葬曰公知其他人降之。三月公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以成宋亂之亂皆始之而成之者曰宋

國之君也。方解開闢來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離散之  
亂成矣。故聖人禮而時畫質。延不曰平而曰成。應從服。凡朝  
氏作成就解。傳言州吁欲以亂成節此成字也。後來亂四  
賊託會與國以免討皆以成亂爲平亂而公行無忌矣。

夏四

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周公廟也

○秋七月杞侯

來朝。

公節位而來朝按十二年幽池之會亦稱杞侯凡三見至莊二十七年始稱伯

○蔡侯鄭伯會

于鄖。

蔡邑。諺云賈服以鄖爲國。鄭國去蔡甚遠。蔡與楚同人也。

○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鄖國也。

九月入杞。

地。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釋例告于廟也。特根會故

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不敢自同于正君書勞策動。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鴻  
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按  
字指殺孔父意在弑君而及其臣。臣爲君死也。張注所以著其節也會子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戰

在昭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

海內特出處  
春秋傳序  
以下半篇中  
上半篇是  
劉義林亦稱

周云一已字  
上對先字下  
始達字一氣  
多遠日解各  
已定一紙之  
稿百凡安所  
公範莫無一  
事矣

父嘉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公子于鄭  
而立之以親鄆馮入宋不書不告也。按公親以鄆大鼎賂公于何時。部有南北二城。北爲鄆國。南爲宋邑。俱在山東城武。滅於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集傳向也合五國以成州。以訖于討今令四國之君以立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禡跡。接于天下。

或曰宋殤連年賴武民不聊生。何以不從此叙起。愚謂正  
賊臣假以爲辭者。其無君之心不係乎此也。若先叙此。則  
似其君自取于賊臣反寬。故先說督之淫凶。令讀者覺指  
啖氏謂公羊有義形於色之言。左氏被認爲女色。叔佐之誣謬至此。孔父生而存公不可得而弑。孔父死而空無人矣。皆體經義爲之也。本公羊。宋之

臣民以弑君殺大夫告則日望諸侯之討。迄悲四國受賂立賊亂城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述世本云戴公生好沒說說生督是說爲公子。督爲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故逆馮而脅之。立華氏一宗卽以督字爲其子孫之氏。又不拘以王父字爲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督厚交四國力足以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爲。傳未嘗一字及督。總于此篇一相字括之。或曰督安知不與馮謀而弑不書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黨賊則可。而公羊直以馮弑與庚夫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弑傳著督有無。

君之心二語經義自明

此以一正一  
反文字前一  
據布德靈遠  
並近而昭德  
則百官戒懼  
慎是塞遠下  
裁以臧德立  
並推轉入  
詔器用其若  
之何作席持  
見度汝詳明  
也招字正與  
以此追亂之  
物而汚端之  
也昭廟正與  
德減結蘿獲  
收贊孫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杜絕  
夫僖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蕭然清靜之廟也大路  
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疏云結蒲大路爲席置于玉路之中以茵籍越戶括反大羹不致羹  
肉汁不鑿黍稷曰粢不精昭其儉也此四者衰冕敝  
致五味粢食不鑿聚子洛反昭其儉也皆示儉衰冕敝  
廷衰裳衣也冕冠也敝韋帽以蔽也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不  
也倡東其胫自足至膝若衡紜絃絰衡維持冠者紜冠之垂  
今行蹠馬複履帽音追衡紜絃絰從下而上者褒  
冠上覆紱多敢反昭其儉也尊卑各藻率鞶鞶藻率以韋  
茲復耕反繩音延有制度鞶鞶爲之所以  
鞶鞶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鞶佩刀削上鞶厲游  
今行蹠馬複履帽音追衡紜絃絰從下而上者褒  
鞶鞶在馬膺前如索羣鞶鞶游音留羣音羣昭其儉

禮極於也

馮云前牛  
作師排後用  
皆以立復之  
雖鷩勢相配

也

者。其名各火龍黼矣。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黼畫黑與青謂之黼。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長相戾其昭

也。

其文也。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以此象天地四方以示

器物不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鍾。和在衡鈴。虛設在旛。動皆有鳴聲。錫音暢。三

辰族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又周官司常交。龍爲旛。熊虎爲旗。

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登降謂上

下尊卑。又周官司常交。龍爲旛。熊虎爲旗。

明。夫德

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附注。公不聽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蓋伯夷而况將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郤鼎在廟。章孰甚

之屬。而况將

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按雒邑卽今河南之屬。

昭達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按。洛陽縣城內西側。

公不聽

正意。郊用。一。直。詳。出。不。可。用。一。步。所。借。賓。郊。形。周。又。宗。開。一。

周內史

周大夫官也。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

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精善之家必有餘慶

納賊賂于大廟其如祖宗怨恫何而哀伯不一之及但言百官義士何也春秋弑君之賊首見于衛而國人未和石碏一書而二暨授首桓所稔識之近事也隱之讓德人無不知而曾秉周禮如衆仲申繙哀伯皆猶有存者羽翼未成初之憂也故以許田賂鄭鄭盟而一翼振矣然而黨未聚也稷之會既得鄭又增一齊一陳更得一宋於是蟠結既固高枕無憂可以賂鼎賓之大廟以示羣臣孰敢侮予乎哀伯之諫歷舉聲名文物俱從大廟上設色而寔祖考于不言一則曰臨照百官再則曰明示百官可謂深中其懸以見滅德立違威脅臣僚而百官中有羽父華督其人

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歸遷于洛。本非弑君也。義士猶曰。以臣弑君。况以弑君之人受弑君之賂。節不畏。百官豈不畏。清議乎。周內史以達。宰坐桓公。可謂一字斧鉞。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杞。姒姓。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始見春秋。趙東山曰。杞國貧。玉帛之將不能備。敗。又以先代之後。耻自貶損。慨然以侯伯成禮。而還。以是爲不敬也。遂謀伐之。弑君之賊。天王不敢問。諸侯不能討。

黨羽既盛。得意而驕。陵小侮弱。遂出于情理之外。

蔡侯鄭伯會于鄖。始懼楚也。杜補舊史記。楚世家。熊通弑叔煥而立。子夷吾號不羣。怒而自立。爲武王。伐楚在桓六年。稱王在桓二年。

八年按既楚國莘姓顓頊之後周成王  
封鬻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荆楚居國南鄉亂則先動治則後服蠻夷之一種也詩六  
月之序曰小雅俱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况平桓之世  
乾綱解紐諸侯不臣蠶而蠻荆能無熾乎故自此以前之  
春秋天下無一人知有天子自此以後之春秋天下無一  
日不患蠻夷楚氛惡而天下雲擾矣傳未著其發一卒滅

一國而曰始懼楚也氣缺憑陵使人不寒而慄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按僖公時杞來朝而入杞傳亦  
曰杞不共皆言不能附禮耳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杜解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

歸義

公殺皆言危損恐爲戎討也  
荀或能討賊聖人猶幸之

爵策熟焉禮也舍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熟勞

公二

子策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持相會公與十國會也會有功也。主兩讓會事心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蒲注此不成。魯史舊法陳氏聚以筆削求之誤。

杞弱則晉以兵戎強則邀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凡公行以下釋史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莊子戰于穀意取于戰。子戰于穀。其弟以千畝<sub>梁</sub>。按條晉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中條山。音求。其弟以千畝<sub>梁</sub>。據之天人叙。起婦人安少子。後從婦于山西介休而服。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不可<sub>言也</sub>。義以出禮。禮從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議嘉靖三妃怨耦目仇古之命也。古

子策觀  
主兩讓會事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蒲注此  
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魯史舊法陳氏聚以筆削求之誤。

此千忍固失  
猶必亂兩扶  
信兩家後助  
未收仰以公  
爲微見師服  
之言皆不真

有此言。妃芳非反。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善乎。

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諱。宮設人召命大子之名臣下視之爲輕重。漢武名鈞弋之門爲堯母。充遂謂殺戾。大惠。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子。可知命名當慎。

子曲沃。晉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史記年秀曲沃大於國晉亂自由曲沃始靖侯。桓叔之孫欒賓禪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廟。

大夫稱卿置側室。宋子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立家廟。

子弟士異自以其爲貳宗以相輔。庶士有祿。

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上位。執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抹問。反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莫基。朱反。今晉徇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在匱。復相配。君子。昔年某年奉服。高之三十年。晉潘父。大子。猶昭侯子。而納桓叔不克。受。

為云前後用  
整野中牧用  
所而歸  
復相配  
君子。昔年某年奉服。高之三十年。晉潘父。大子。猶昭侯子。而納桓叔不克。受。

人立孝侯

昭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桓叔

代翼

晉國所都

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哀侯

鄂侯生

子

所都猶

王舍翼侯立其子而翼侯又立于鄆當此哀晉豈容父子分

國據史記莊伯弑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子卽爲鄂侯六年卒

立其子光爲哀侯不敢王廢立事蓋王立光在隱五年之秋

而鄂侯之立在六年則光請于王避位矣故史遷畧之傳文有當補者

此類是也哀侯侵陘庭之田

陘庭翼南鄙邑按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有焚庭城卽陘庭也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陳傳于此見傳追書之體按未段結言晉之亂歷世未艾而師服所言皆

不  
爽

此一則曲沃世家以補經之未備穆當宣王之世西周全盛之時而以少匹嫡積成亂階師服之諫所包者廣杜云因名諷諫而陸榮以爲委巷之談者謬也桓叔受封年已五十有八黨羽既盛欲廢昭立叔久矣而國人不與潘父



史記卷之三

三

先物存而中食者相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在間殊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關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

卿逆按禮使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譙

國故已去齊

言女未至于子魯故不稱夫

人譖齊地拔山東肥城縣公會齊侯于譙

本襄公之行在齊侯而在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譙

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

五年穀皆熟書有年劉傳以喜書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

林解晉隱十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

代立是爲韓萬

莊伯弟戎也梁弘爲右戎車

御戎儀

之右逐翼侯于汾

曲沃武公

韓萬弟御戎也梁弘爲右戎車

陽汾水驂絓而止

林解驂絓驛馬哀侯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名殉所奉之主故并見

過

夜獲之及樂共叔之傳

樂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名殉所奉之主故并見

發而死按樂晉大夫樂氏封邑今直隸樂城縣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莊解公不出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

今欲妻魯桓忽去之惟恐不遠相成之

汪云追爲始生起因

前稿來

惟恐不速蓋盜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晉侯命于蒲不盟也

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虛好也林注作王命之命誤矣

公會杞侯于鄭杞求成也

按二年入杞故今求成鄭伯亦以桓皆于齊思避齊難故同爲此

會自此會後杞降而伯且子矣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時君之命其言

必稱先君以爲禮解按稱公子史以爲嘉禮修好于先君故

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甚多不知史特別乎翬帥師

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閥門凡公主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別總曰聘疏云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翫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數膺使命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解爲明年秦伐芮張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朝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東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耶抑獨孤氏之惡雲昭訓耶然逐之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力年虢仲偕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也

經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解冬獵日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

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解郎非狩地故書時禮也合產陳編桓不義得圖

恐隣謀已故大閱狩郎官抄魯之大野田獵苑圃之地

鄭注九年築郎圃遂爲田獵苑圃之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王何以三聘魯蓋隱之讓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弑報且

桓自同子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弑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杜解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按秦嬴姓伯爵之後周孝王封非

子爲附庸邑之秦今陝西蒲水縣有故秦城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路

欲納之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紀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了三父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襲鄭滅滑諸夏受其患矣

經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大子免自立○夏齊侯鄭伯如絕莊公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殺人潛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大夫稱仍○葬陳桓公○城祝比齊鄭將襲絕聘叔之子本于父字○葬陳桓公故祝邱魯地接山東沂州境○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

書不以告。大雪于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來書也。疏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子城。曹國今定陶縣。

周云史華存之孔子何性而知其卒於何日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桓公弟殺太子免。桓公太子五父也殺大子免。而代之。桓解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而代之。按史記以翟母爲佗母。以其叔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獨與傳合。知史氏傳疑之法亦所以避不敢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譖之。紀人知之。爲明年會成起意。杜兵莫增于志。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譖。紀人却二國之陰謀。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經書從王伐

鄭尊王也

王所以著窮

生之懲也

易王師甚異

而爲鄭甚詳

子元一段是

據段的一段

是至戰士

行將可直接

之奇忽

追始教而此

落而當處

上文字之

傷淨不忍言

甘不師敗王

離堪皆深惡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按王但數其不朝之罪，而執玉以諸

棄其前惡，明示以易從。

侯伐鄭。宋氏濂曰：伐鄭而鄭伯禦之。

按只此四字，痛王爲中。

軍號公林父。

王姬上。鄭公請爲左拒方陳，以當蔡人衛人。

周桓公黑肩。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周公黑肩。

將

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

鄭公請爲左拒方陳，以當蔡人衛人。

爲右拒。

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

王卒可以

顧之必亂。

蔡衛不枝，因將先奔。

不能相持也。既而華子王卒可以

集事從之。

蔡聚也。

曼伯。

檀爲右拒。

祭仲足爲左拒。

原繁高渠

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縱戰。

司馬法車

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戰于繡幕。

繡音

彌縫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

繡幕，猶地。

命二拒曰：矯動而鼓。

鼓，旗也。通居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

執矯，石頭也。

矯古外反。

蔡衛陳皆奔。

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

此。此。此。  
望之法。  
望之法。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戰而不能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陷多矣鄭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勞王且問左右林

恭

主間左右皆

而無禮之辭

此與交質篇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絕地義姑寘不言此則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卽鄭伯之爰書也桓王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弑太子有國其從王師不過勉強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莫有闔心言德我而莫敢闔也觀蔡衛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敵愾而陳則甫接刃而棄甲矣蔡衛之奔王卒之亂皆出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黨鄭無一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及併力攻王王卒大敗猶  
欲奮逐寤生恩及名義斂餚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  
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  
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九伐之權出自諸侯  
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用命三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  
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弑  
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  
欲振旣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  
鄭鄭爲王室近親甸服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興  
師以伐王都其罪乃尤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不勝故繼序十有四年而不敢聲言其惡至魯執之弑受賂而與之盟宋督之弑復衆會以成其亂此不能正更無以取邦國矣王之伐鄭謂鄭莊每假禮讓以濟其私王雖不禮猶挾齊以朝取其私田亦未敢拒命故親率三國討焉冀其居于大義而修辭請罪因而撫之以釋前愆責後效庶幾王靈少振不料其抗兵而無所忌也且桓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于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輔耳莊王懼立之立鄭齊魯抗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遽討魯宋則齊歛于外而鄭起于內王室之憂及宗社矣故咎桓王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鄭置讒賊于不問非其實也

仍叔之子弱也

舊坐來聘在夏禪在秋伐鄭後者由下重言  
秋錯誤也林云久留在魯過矣經筮王將伐

鄭徵兵也

接譏世卿譏父在子代使謔孺子將

命俱于弱也二字見之弱猶云少不更事耳

秋大雪書不時也

凡祀秋蟄而郊社解言凡祀通下三句天  
地宗廟之事也

建寅之月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皆見東方  
紅雲南郊

龍見而雪

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  
祈膏雨。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禾見音現  
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之月

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

卜日有吉否過次

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節則書以譏慢也社無淳于州國所都國有

冬凜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杜無淳于州國所都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

遂不

還不

乙 經亥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富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  
冬經如曹間無異事尚文也

○夏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案前年齊鄭如紀故成  
魯地今山東寧陽縣境

○秋八月壬午

大閱○蔡人殺陳佗

接國人立太子免之長弟躍是爲厲公  
莊之篇傳云陳公蔡出也蔡入役五

父而力之襄之篇子產云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自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此皆補前傳所未及也然則伐弑太子倚鄭爲援屬爲桓子理當有國蔡人可謂不畏強禦矣故經以討賊予之。九

月丁卯

子同生

莊公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注解亦承五年冬傳淳子公如張

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張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王曰所使撫弔也張一人而翬伯寔來今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畧之也按承上文言州公雖朝于曹其實來魯耳如以賓爲州公之名與上文不歸何由知爲州公

州公失國傳知其亡而不知其由亡中原小國顛連無告至此國危不復又別立君故聖人變文書之

楚、武

王侵隨

按國名姬姓今湖廣隨州有隨城補注自然通以上楚未與曾通傳載其志在兼併諸夏見中國不可使隨章社解楚大夫求成焉軍子瑕地以待之隨人

無弱

使隨章

杜解楚大夫

求成焉軍子瑕

地以待之隨人

周云處人城  
淮陰侯兄弟  
之國。却不知  
利害。第二層

使少師隨大

董正成鬪伯比

楚大夫。今尹子文父

言於楚子曰吾不得

自後

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大

自後

反。猪亮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弱師以張之

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

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信

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

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

也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

也

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不虛稱也今民餒而君逞快欲祝史

也

君美稱也

君美稱也今民餒而君逞快欲祝史

也

矯舉以祭功

詐稱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

也

馬云忠民信

神谷作挺拔

也

君美稱也今民餒而君逞快欲祝史

也

矯舉以祭功

詐稱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

也

楚人以小國敵爲主事梁王成氏二字正治國繫戎大主騎西則進有兄弟之國無故也故小人前一層事正君子後一層而君子之大根本矣人因家識也如以親兄弟爲主副乎事器而君子小人品格天淵無以見矣

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粢對曰夫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全腯徒忽反民神之主也鬼神之情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也硕也肥腯謂民力之苦存也謂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瘡痏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瘠兼備而無有所闕嗚呼又反穀匕木反蓋力果反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夏秋春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毋慈兄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也九族謂外教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勲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君雖獨

豐其何福之有。君始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荆楚兩言。楚何以攘。以其僭王。猶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子夷王之世。至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熊通殺太子自立。復僭爲王。卽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相八年。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未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子晉。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革。倚相。之淹博無能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犬牙相錯。自熊渠滅陘湖。

滅揚晉至于鄧。入春秋滅國無虛日。跡伯比之畫策已驕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日肆翦滅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自狄北戎姜戎陸渾之屬。有時竊發。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王子。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撫楚。不亦謬哉。傳著是篇明其僭王。得夏之大旨如此。人君守國民爲貴。社稷次之。故忠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寔重民。隨侯撫過忠民。自謂粢盛豐備。詎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故。凡一牲一盛一醴。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入成民上。養教全備。斯謂

之成猶恐勢力單弱又必親兄弟爲唇齒乃不爲強暴所  
陵然則小人之狡謀未嘗不在君子屋宇中而君子自有  
自治一層在此一萬王道文字儼然謨訓之遺而若巴若  
鄧若絞羅貳軫等皆坐不知修政而自取滅亡也

夏會子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杜解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言諸又言謀齊之禍棘矣紀之情至矣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按傳稱大子明忽爲世子序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程解甲首者首領者也魯視班齊領則亦使大夫戍晉矣禮魯爲其班後鄭。不書蓋史闕文官說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春秋之末非天子不書魯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鄭之師鄭師在十

無云的波紋  
惟有後段似圓錐形  
皆不一端事  
固堅將折下  
跡皆寫作  
脂東北而西  
後半以幅之  
極起伏斷續  
者妙

年公之未昏於齊也。按傳提出桓公見文姜禱魯忽辭爲幸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釋義此可爲擇婿之法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言。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附述此亦美鄭忽之辭。非刺其謀不及國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娶之。女嫁之。欲以他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怪。遂辭。許鄭伯。三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左鄭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

全神注在鄭。忽奔衛。見醉昏。非失策。而奔衛。爲失策也。藉昏姻之故。求援大國。君子耻之。安得以此爲譏。傳叙齊僖與忽親厚。而別寓惜之之意。蓋齊鄭石門之盟二十餘年。

不樂夙好至此而功爛焉故始却文姜繼辭齊女齊之曠  
之如故也忽之失國由不奔素所親厚之齊而奔衛故傳  
詳叙以見忽之自失其援或曰辭昏能必僖之見助乎自  
此忽之所以不至齊也然忽誤矣僖之妻忽利忽爲已用  
耳蓋僖之愛女莫如文姜而一爲紀誅卽有郎之師其後  
絕不與魯通一使若干忽則忽奔而齊再伐鄭納突而齊  
不與謀卽至襄公猶能輶渠彌以正其弑忽之罪齊之能  
爲忽用也明矣

秋大閱簡車馬也

杜解鄭忽忽訴齊魯人  
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杜解牛羊  
未遑補正

博氏曰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也子生三日卜士  
之卜士之妻爲乳母

卷之三

三以字二取  
字兒正缺

五不守說

摘拾二記卷

食音。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若夫人沐浴于外寢。問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立于阼階西御世婦抱子升自西婦接魯眾周禮亦一也。公問名於申縉魯大對曰名有五其平曰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以類命爲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宋解以生而有文在。命爲名。以德命爲義。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尼邱。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餽。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疏云若以他不以山。國。因爲名。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不須廢名。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病患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幣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以木鐸殉曰舍故而諱新。謂含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疏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子生三月爲之立名。將久必將諱之。謂死後乃諱。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以畜牲則廢祀。名猪則廢猪。以器幣則廢禮。晉

馬曰有此三  
譜氣方厚

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公名敏。以其御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謂同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謂同物類也。

文姜歸魯三年而子同生十有五年而如齊其時莊公年十三矣尚有齊侯之子之嫌哉乃知同非吾子乃公羊之謬育卽展我甥兮亦詩詞之偶及傳云以太子之禮舉之一言盡之矣唉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其不書者以非嫡子或生于未卽位之時也或曰文公子惡出姜所生何以不書蓋文公憇情婦至不告于廟子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弑而國爲嬖孽所奪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襄公紀小國抗以侯體朝貢

朝齊亦然不及杞  
滕薛之自貶矣

王使屢聘于魯。魯非無寵也。紀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驕葛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永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爲迎后之計。

經

丙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戚丘

往齧焚火田也。畿盡物故。晝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按或耶魯地。今山東鉅野縣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接穀國今湖廣穀城縣鄧

國

曼姓今襄陽

府東北有鄧城

傳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往舜辭陋小國賤之禮不以故書名。按諸侯不

生名公穀謂之君失地故名衛冀鑿謂越東強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名然天地出焉安得吉朝魯桓叔諱冠安知其惡蓋辟遠之國自以名通非國君之禮故史例賤之同于介葛

釐例黎來書名然猶行朝禮也。若介葛虞則并不能朝矣故書夏傳言春蓋在三四月之交耳。經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杜絕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歸鄭故求與鄭成。

春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鄭。

陽縣西有鄭郢。陷王城。按今河南洛

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遽受之者以爲已之兵力

足以脅取之也。而盟向不忘舊氏。終不能服。于是鄭牽二

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寧與俱燼。而必不肯服

不義之鄉。王子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冬曲沃伯武公誘晉小子侯哀侯殺之。

曲沃既虜哀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又殺之。孺子何率乃膏曲沃之刃。

讀左補義卷之三終

讀左補義卷之四

受業毛 昇增叅

四明 姜炳璋 輓

男

璡

校

桓公二

經

丁丑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解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  
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賓也

○天

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

字禩鑒命魯主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經筮儀父知義者也

隨有遙千里之心則卽位三年

終不卽位也

○冬十月雨雪

今八月也書時失按今十月雨雪不得爲異可正春秋用夏正之謬說不至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卿

不書舉重畧輕

周云邊戰

少師

八年春滅翼

莊禪曲沃滅之

王兩次幅亟  
寡膽中有疑

者寵國

黃國蘆姓今河南

州西有黃城

使趙章譏黃

青其楚地按今湖廣鍾

黃隨不會

之鄉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祥縣東有鹿湖池

黃隨不會

何義四日祭

我息烽田單

以是破燕

此以少師爲

上將之疾即

有病名目

或以是年

自矣連等舉

亦其掌所中

也忽云天去

其疾則擊望

敵乃不從

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隨侯逸

逃關丹夫

大獲其

戎車與其戎

右少師戎車

君所乘兵車也

戎右秋隨及楚平

戎解不肯楚

王不尼言對

其疾則擊望

敵乃不從

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隨少師有寵

楚鬪伯比曰

可矣讎有

難不可失也

莊解蠻瑕

隙也無德

謂其

楚地按今湖

廣鍾

黃隨不會

上將之疾即

有病名目

或以是年

自矣連等舉

亦其掌所中

也忽云天去

其疾則擊望

敵乃不從

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隨少師有寵

楚鬪伯比曰

可矣讎有

難不可失也

莊解蠻瑕

隙也無德

謂其

楚地按今湖

廣鍾

黃隨不會

上將之疾即

有病名目

或以是年

自矣連等舉

亦其掌所中

也忽云天去

其疾則擊望

敵乃不從

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隨少師有寵

楚鬪伯比曰

可矣讎有

難不可失也

莊解蠻瑕

隙也無德

謂其

楚地按今湖

廣鍾

黃隨不會

隨少師有寵

楚鬪伯比曰

可矣讎有

難不可失也

莊解蠻瑕

隙也無德

謂其

楚地按今湖

廣鍾

黃隨不會

隨少師有寵

楚鬪伯比曰

可矣讎有

難不可失也

莊解蠻瑕

隙也無德

謂其

楚地按今湖

廣鍾

黃隨不會

乃盟而還

季梁二策怒我怠寇卽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偏敗衆携卽難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隨之敗有謀不用也

少師繼而仇有釁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虢仲

王鄉士號  
公林父

立晉哀侯之弟緒子晉

補注不書告不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

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

后疑亦繼娶也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

時方有是命也以曾爲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命仍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適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公羊記逆爲生事。穀梁謂遂爲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本非二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程解。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之尊。

○夏四月。升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舊傳有。昔伯有疾。故使

其子來朝

○射音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程解。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

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補注傳例。乃魯史舊法。非魯王昏。夫子削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巴子使韓服

冠絰。巴行人。

告于楚。請與鄖爲好。

巴國姬姓。按。今曰川巴縣。

楚子

張不楚與鄧  
公無交涉。鄧  
已怒之，懼鄧  
人之攻，皆連  
文楚以起平  
鄧。鄧人弗受。  
言非鄧人所攻，王氏左翼鄧人爲賊，亂在內也。

鄧弗之治而  
又曲庇之長姦而  
離大國，其何能

立。且楚人垂  
涎諸國久矣。夏  
楚使闢廉楚大夫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

其齋署善策。男皆鄧大夫聃乃甘反。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孔疏鄧師三逐巴

師，殺崔鄧。楚巴不勝，故闢  
楚。天方授楚，而

也。王云：謀合  
敵，則勝矣。鄧

師，則勝矣。鄧

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濟。按闢廉橫分巴師爲左右軍而已。帥

楚師居中，與鄧搏戰，僞敗而走。鄧師追之，背巴師者直逼巴師之前也。巴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腹背夾攻，因而大

敗也。

秋，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荀賈皆國名，或云梁

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賈大夫呂氏曰：以後五國

皆不見傳，盡爲大國併吞。按芮伯舉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也。

王云：謀合  
敵，則勝矣。鄧

師，則勝矣。鄧

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濟。按闢廉橫分巴師爲左右軍而已。帥

梁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古少梁城苟在今山西絳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鄉

哀侯既弑王立侯綿又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晉之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綿支持二十四年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翟衡杜云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以皮帛祫子男此周禮文諸侯朝于天子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而往其見天子位繼子男之後急述職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始酒始施父魯大子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曹小國强大見陵國君寢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朝聘諸邦至于聞樂而歎其情苦也施父知其有憂而不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爲太子者果得

視食飲否。

經己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卒于莊公姑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北弗遇杜解衛侯與公見會湖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邱衛地按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邱。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解終施及之言

葬仲杜解王諸其大夫詹父于王之大夫若號大夫號仲自得加非無容濟之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按國名山西解州東有古城

虢公屢舉王命帥諸侯伐沃固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讀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盡王之

聰耶又豈沃忌號公假手于晉又以逐之耶以屬大夫而  
遽與王師王不絅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  
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子戎祖四年聞魏所執者按去年借罪仲伐曲沃者乃國人所立之芮伯也

奔皆不可考此時或卒或先之辭

初虞叔程解虞人之弟有玉虞公求施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貢音古書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我將殺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

括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

詹父逐虢公虞叔逐虞公虢猶借王師虞獨出己力兩段並叙曷勝世道之憂

周云齊人使魯爲以以齊  
東周禮祭服之世諸侯大  
夫無辭於已也

周云王  
周班次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杜解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次之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城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齊交經而退無敗績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先書齊衛王爵也

序齊衛下卿主兵而

軌弑兄篡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爲黨一旦鳴鐘鼓以聲魯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牽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爲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爲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違周之制安得以爲罪哉惜其不爲討賊之師而爲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討賊故以來戰爲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  
辰

庚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鄆人盟于惡曹杜解地閼

此卽

上友戰郎諸侯

見稱人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昭公忽立

補注

秋七月

葬鄭莊公

三月葬速

而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執之始突歸于鄭突

公鄭忽出奔衛忽耶

公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蔡叔

大公大夫叔名也折地閼呂氏大夫曰丙

帥自無駭始會諸侯自柔始

公會宋公子夫鍾卿魯大夫蔡叔

冬十月公會宋公子閼

上縣西有閼亭

十一月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按經無宋傳衍宋字杜以爲編韻書也

三國戰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始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宣從王伐鄭而敗君子憤之而於魯復有桃邱之期

於是二國盟衛以因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而惟齊鄭用矣

楚屈瑕將盟貳軫

按武國今湖廣應山縣境軫國種城縣西鄖人軍於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

鄖國今安陸縣有古鄖城蒲騷鄖邑應城

隨又欲問下

諸侯之助欲問下

知胸中毫無

指吳王夫差他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

虞也四邑之至也社解四邑隨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君謂屈瑕郊郢楚地拔在湖廣安陸府治

莫敖曰

楚官名屈瑕也邑亦國地

入成卒伍而

正爲伐郢謀

人僨用三屬

音蕭絞古卯反豫音丁

莫敖曰

卿所牧忠之鬪康曰鄖

貳軫

商紂也周武王也

此全神注到代楚將其出區邑之助同在諸侯已盡而猶欲語歸又欲問下

左氏傳每詳方左過一兩亡者王或奪曰左

神子虛省力於實所以不

自桓六年侵隨至十三年伐羅無歲不詳。叙楚事，蓋採之。  
楚書補經未備，以著其併吞之漸，不聞滅國者蠶食之始。  
未可以逞姑與之盟而徐滅之也。至莊僖之世，則竟滅之  
矣。桓文之師，豈得已乎？傳寫戰凡，兩國對陣，則善用伏。蓋  
士統一將，將主一軍，非伏卒不足以摧其堅。凡諸國合兵，  
則利攻瑕。蓋士各有將，將各有軍，非攻瑕不足以離其志。  
如鄭之禦戎，楚之伐綏，皆用伏也。鄭人于繻葛，楚人于郿。  
皆攻瑕也。然鄭人攻瑕，分整亂亂者潰整，亦離此。楚人攻  
瑕，辨主客，客者潰主，自敗主意同，而用兵不相襲，大旨同。  
而結陣各出奇。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杜注在六年

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而此特重取  
而神詣爲下  
廢立起不也  
史傳互見之

皆有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封人守龍，因以防守爲氏，祭鄭地。按今直隸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鄧姓音。

萬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以女妻於鄭莊公，曰雍姞。雍氏，姞姓宋大夫。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凡執皆稱

人稱君者，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

歸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禱公歸而立之。劉傳：「所宜效死勿聽。」

十年未已者，執突殺之可也。黜其君以正春秋之亂臣也。所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

中段似仲立  
胎下段似仲  
立突而首段  
却以宋仲立  
趙蓋深爲疑  
情也

立

百抄鄭莊大逆無道身

死國亂者二十五年

宋公執仲立突，亦且執突爲求賂也。世道一至此哉。折之會宋主之，蓋旣逐鄭昭而昭昏于陳，恐陳爲之援也。魯與

昭讎蔡爲陳黨故與陳侯共事而魯與蔡俱以大夫應命爲定鄭爲取賂地也公懼于郎之戰欲親鄭突故會宋子夫鍾欲宋成之也閏二月鄭賂無多宋鄭成隙故宋又會公子闕欲魯請之也昭公書名左無明文諸儒說皆未允顧亭林曰公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傳曰公侯皆稱子可如公侯爲等以其等本貴子伯子男也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白辭無所貶

**經** 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舊地。按今曲。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北。

燕人南班大夫穀邱。按此左史丘邱，孔疏作丘邱。

正之厲公名曜桓公之子太子免之長弟也桓公卒弟仲繼免自立蔡人誅仲立曜曜之子完卽敬仲也不得立曜卒弟

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廩

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今陝西南。庚明縣。丙戌衛侯晉卒。

**重**音丙亥。美文宣公卒于惠公崩之日。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四年，召自提遂不平人。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鄭公故多責諸子。

鄭人不堪故不平。按傳不言燕。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

江曰此依舊制  
前平宋後伐  
宋皆以公爲

而卒辭不  
與鄭平  
而責魯自  
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

鄭之戰魯與忽讎而忽既出奔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之隙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爲兩會蓋宋有功于突而取賂不已平之者令宋哀多使鄭益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廉耻盡矣傳之所爲亂也亂之初生宋爲之也助突之篡亂之又生亦宋爲之也取突之賂蓋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鄙傳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耽之以亂助亂皆犁然矣

楚伐綏軍其南門莫放屈瑕曰<sub>春秋鄭十一年</sub>綏小而輕輕

故有所謂者  
於國無也

上篇以通關  
度取勝故此

番發謀必請  
于廉而後行

從之者諸帥  
俱以爲然也

此亦與二君  
諫者有別一

話反照  
瑕謀只說得

上篇筆法又

分派亦與下  
亂次反映

周云餘波即  
是後篇起筆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統籌行軍之法，別有徒役以供采薪之役，必使正軍扞衛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明日絏人爭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城下盟諸楚伏兵，俟所深耻伐絏之役，楚師分

涉于彭。水羅人欲伐之使伯嘉夫謀之。三巡數之，及復也。伯嘉夫羅大夫也。謀伺也。又反招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羅熊始國，按湖廣宜城縣。

西有羅川城。數色主反。  
輕則寡謀。是屈瑕伐羅敗闊而却于瑕，自說出宋憫閔現  
出一伯嘉已寓荒谷之縕。

壬午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杜解：大崩曰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宣

公未葬惠公葬矣

三月葬衛宣公

劉傳魯與衛戰乃會其葬君子恐不樂義怒不

廢禮惡

不忘親。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以小羅爲主  
屈瑕前敗鄭全被屈瑕降伐敵下皆將帥至此全師伐歸不計人谷不謹以見非國人成事也。雖小羅二字已灼見其記不設備非謂至羅猶無備蓋方及羅境未及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教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在屈瑕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解不解其旨入告夫人鄧曼楚武王夫人曰大德而威莫教以刑也林懲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教使之恐懼修省也莫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狀也習也蒲騷在必小羅君若不鎮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仕於楚者接賴

乃引司敵軍  
伐夷攻出  
其不意方知  
伯嘉三巡預  
策早在伊指  
數中

國今河南息縣東北莫敖使猶子師曰諫者有刑狗宣令也及鄂亂次以濟  
鄖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廬戎南蠻按湖廣南漳縣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治父皆楚地接荊州訛荒谷治父今荆經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治父皆楚地接荊州訛荒谷治父今荆州

大敗之莫敖縕自經于荒谷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治父皆楚地接荊州訛荒谷治父今荆經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治父皆楚地接荊州訛荒谷治父今荆州

所以如此強盛

蒲騷不過偏師伐綏亦非大眾伐羅則傾國而來冀在滅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挫其鋒主將縕衆帥囚不敢出關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濮之先聲有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帷幄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  
方秦穆之降服出郊。

宋多責賂於鄭程解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曷爲先宋以强大而易周班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屢平宋鄭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鄭連魯紀宋連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敘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抉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已卽所定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責楚望曰公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冬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則左氏之事深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據也。自此而齊益讎絕矣。朔背殤從戎而國人益不暱矣。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癸未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利隨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夏五月無冰。書時失接子丑月無冰所以爲異若用夏正何異之有。○夏五月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乙亥眚事災以著天變。眚以著不時。○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子襄公諸兄立○宋人以齊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

能左右

之日以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饑禮也。

杜解熟曰  
麥生日饑

夏鄭子人師弟語後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爲子入氏

秋八月王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孔疏始殺而嘗入月建未未是始殺故爲先時鄭氏樵日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粢盛已出廩王申致肅之初乙亥嘗非災餘也按書不害言雖不害亦書謹災也而嘗之不時不待言矣

杜解在焚渠門鄭城入及十二年門

冬朱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職也。

孔疏在焚渠門鄭城入及十二年門

大連伐東郊鄭邑接今河南陳留以大宮

鄭祖廟

豫歸爲廬門宋城之豫

孔疏豫也四日豫方日榜杜云告

定失之故不告耶。直專反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文獻中兼故  
初屋穀係  
豫之帰

一此則宋人以諸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已已戰四國傳特著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魯欲平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爲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莊桓王也。太子他立是爲莊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

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

鄭使許大夫季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公會齊侯于艾

齊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請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子射姑來朝請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

世子稱人按牟國今山東濟南府東有牟城葛國在河南寧陵縣有葛城。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樂未得國直隸入樂鄭別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于袁伐鄭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袁宋地

反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解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陳傳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  
左氏之舊補述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天子不  
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陳介眉曰五服五路自封同姓以下用之皆有等差諸侯  
有德有功則車服以庸車服器用天子所不可一日無者  
諸侯職貢莫至無王不臣之罪昭然諸侯專咎天王責家  
父非也

祭仲檮奸非  
其情不能殺  
而突焉狡猾  
人不知其人  
而與使之且  
其父預  
其文竝辨  
此然  
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夫之汪社澤池也殺而暴  
其戶以示戮也  
公載以出

則姬何以知  
之傳叙事著

將享子如何

雖之悅在此

而軒子神色

間爲姬所窺

告祭仲凡吾

惑之三字已

或以告者將

糾之破城徵

焉聲告之也

仲豈不淵然

謂其謀及焉

人其實非也

傳以隔影語

作年述厥公

亦在醉夢中

奇絕子是此

石暗不動聲

色之難

見殺故載其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  
戶共出國文昭公入自抄忽突爭立不書名何以別補正日世子當立之辭也通論忽奔突告之也其歸然自告之故稱子世

鄭突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負宋賂。宋以三國伐鄭。已失所援矣。昭公在位。祭仲倘思復辟。突安能禦之。此突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尊也。然突以弟篡兄。使糾以壻殺舅。姬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矣。傳但罪突且爲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晉見胡傳責其不告天子方伯使當時有天王方伯可苟則鄭莊何能滅許胡傳非也。自此復延太岳之祀者二百余年皆此一入啓之許叔由東偏入許都。復奉社稷也。寤生在日。不特子忽。子

突入人出色卽祭仲渠彌原繁祝聃輩亦事事稱能寤生  
死而彼奔此竄爾許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  
有許也許叔旣入齊卽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徽之亂又  
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入難辭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葉傳以是求復雖曰盜可也冬，會于橐，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集注晉宋衛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厥也完而立，故亦同志補注責不成納。

朱莊與鄭迄何又將納突曰以賂故也朱莊喜怒隨賂轉移傳于十三年戰四國傳已提清其旨齊襄不與會以黨于昭故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子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解蔡嘗在衛上

自伐鄭。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不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

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勝五月葬勝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勝節知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補傳土功自戒事至畢功非一月之事故城築皆時而不月按書時者言雖時亦書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晉見入道已絕。

其失國宜哉

傳莊王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解前年冬謀納厲元年不克故復更謀

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見勤勞于鄭突日抄伊川謂以

王彥光曰。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責故嘗伐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宋不和鄭。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

又與宋伐鄭。皆反覆小人也。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

突居櫟始合四國之師。繼合五國之衆。魯桓皆與焉。獨怪

昭公居衛四年。依身於朔。及其復國。朔反。兩會伐鄭。從前奔衛之計。不亦左乎。兩欲納。突不克。祭仲有以拒之也。齊黨于昭。故仍不與。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莊解。莊公妾宣公生急子。急子。莊母上淫日烝。急子。莊宣公之兄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急子之妻。與公子朔。遇惡。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按今山東莘縣北。烏。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紱。叔朔。一生爲莘亭。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古王者傳寫。一百而三百。到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黶。卒。羣公子

其

反旆惠公奔齊。

此爲朔奔傳。二公子之逐朔。其迹似逆傳。首叙宣公屬以急壽。便見二公子奉先君之命而國非朔之國也。中列朔計殺二兄使于載下。猶憫急壽之寃。于是立黔牟。逐朔請于天子。復讎討賊之義。非出于衛國臣民之公憤哉。寫得二公子公忠爲國大義。凜然方見王人之救。非無名之舉。卒凡十九年。姑以卽位之始。卽行烝亂而急卽以次年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生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也。愚謂據史記。宣爲桓弟。乃莊公之庶子。夷姜莊公妾也。烝夷生急。當在桓公之世。桓在位十六年。及宣卽位。有新臺之事。十九年間。復舉二子。急使齊之日。知壽朔

已長也。或曰：桓公之世，宣爲介弟，安敢奄其父妾。公然生子謝山，至氏亦謂宮政不應。至此接史記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孔疏云：晉去衛居邢，晉何以去衛？蓋以烏獸之行爲桓所黜，故挈姜奔邢耳。衛人立晉，經不書公子，其以此乎？若史記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毛西河主之，南角豐氏，又疑急壽爲同母，皆非也。嗟乎！壽冀免其兄，以身代之，急亦見殺。壽不及料也。壽不黨母弟，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又安知朔不忘急，併及壽？春秋與急後先媲美者，有晉共世子而與壽合轍無人矣，得輕議耶？

經

丙戌

十

有

七

年

春

正

月

丙

辰

公

會

齊

侯

紀

侯

盟

于

旌

魯

地

○

進

翠

軌

反

○

夏

五

月

丙

午

及

二

月

丙

午

公

會

邾

儀

父

盟

于

旌

魯

地

○

齊師戰于奚

魯地

按今山東滕縣南

奚公山

○

六

月

丁

丑

蔡

侯

封

人

卒

哀侯

獻

葬

立

秋

八

月

蔡季

自陳

歸于

蔡

季蔡侯弟也

癸巳葬

蔡桓侯

稱侯

蓋速

集傳

謂文誤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

甲乙者歷之紀也

晦朔者日月之會也

日食不

以不存晦

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

以書期  
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解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趙。葬殲之盟也。

隱元年  
盟在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任鄭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謂界畔也。音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不意也。疏云度也不度。猶

此易主故曰場。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襄盟而背之。因以怨紀者。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纂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杜解嘉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遁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

書四鄙有備  
優我者皆

不深入也

年卒無

讀書雜記 卷四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徇節。疑非蔡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譽息媢。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摯無子。單子立其庶子。忿則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肸又無子。知封人非真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

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爲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于魯。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負芻蕡。立不以子滅之入告也。莊十年獻舞爲楚執。豈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莊解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進之盟提網隱七年忘蔑之盟爲宋伐邾是年春盟秋伐之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盟于魯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趙氏曰此非也或史官失之或年深寫誤

何聞日御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莊解日官日官日御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按魯人雖忽故弑不書也君子謂

知所惡而不  
能夫以致此  
貞德蓋深矣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魯大夫目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

說者以昭公之弑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趙子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亹子儀皆君也。而迎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爲而弑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子野。變起倉猝。仲不及防。君旣弑。仲卽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弑。則謬也。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忽怒黨突以突爲鄭君。故忽亹儀之弑皆不書。而突自以爲鄭君。又不肯以三君之弑告而已。之入國視爲固然。亦不以告也。

經丁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按水名。今山東歷城縣西北。音祿。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杜解。公本與夫人俱行至灤。公與齊侯行。自祿故先書會灤。既會而相隨。

包之一字曰至  
之遂齊故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啖見

不言戕殺  
齊襄與夫氏曰夫人不可

可入大誣之  
須臾喪及也

音見曰王  
彭生皆子  
而歸音是  
忘齊也

秋七月

○冬十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卷之三

卷之三

傳十八

○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室無相濱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社始創議行事

申繻曰：古

此以申繩詔  
起以薨東

以殺而生東  
以兩屬格其  
首以易道必  
敗作主而下  
兩段皆爲經

言在詒也兩  
禮字相應

人殺彭生

方戰子

奚忽會于樂天之魄也。生。

平遇算弑之人

生已歸齊  
侯此便是志  
之機

躍以定其位。乃身死賊手。孰過而問之。言惡于諸侯。微寓脅制之意。否則彭生之殺亦不可得也。然亦卽所謂討姦氏有死者。魯何以知殺彭生齊告也。而不書讎不在彭生也。管見云。魯人其忘讎矣。鄰國之君弑。孔子請討。况本國之君乎。若以強弱論。豈哀公之魯能強於齊乎。或曰文姜以桓十三年歸。十四年而齊僖卒。則姜已歸寧十度矣。經以常事不書耳。仁山金氏亦云。雄狐之事。文姜在室已然。抑知皆非也。按桓十三年書姜氏至自齊。是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文姜也。自是惟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乞師。魯遣大夫戍齊。此後齊魯絕少聘問。蓋齊方謀紀。而魯睦于紀。與紀會于成。又爲送王后於紀。紀侯頗來朝。皆中所忌。

至十年而有郎之師。十三年與戰四國而四國敗績。則齊魯之絕好。久矣。男女之際。春秋必謹。豈文姜歸寧而不書如。或之說。則子同之生可疑。未聞夫人歸魯已三年。而子同之生。猶有傳爲齊侯之子者。萬氏斯大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恐齊襄爲姜之弟。然王姬之歸。乃襄續娶耳。非必女嫁一終而女之兄尙未取婦也。則詩序史記以諸兒爲兄是也。蓋鳥獸之行當自潔始。而金氏疑其在室。已然則文姜爲僖愛女。父子異宮。豈容諸兒之無忌哉。

時字起得勢

油出另叙附  
以仲自言爲

報音患

祭仲逆鄭子

昭公弟子儀

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

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解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子亹會衛地。按今河南睢州東南有首鄉。高渠彌相。不知齊發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輶高渠彌。車

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齊襄雄狐之行，不齒人類。獨首止之師殺子亹，雖過而輒高渠彌，實爲豪舉。魯人黨突，故忽疊儀之事，史皆無文。不

然夫子定大書曰：齊人殺高渠彌。

正云此與合  
激爲參看彼  
頗似致亂之  
田而此倒叙

周公欲弑莊王。莊桓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周大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臣摶耦國命如都。固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也。

讀前段，周公欲弑立而辛伯制子未發，或殺或奔，大禍消爲無有。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讀後段，知桓王詔謀不善，早以立克者，授意周公。辛伯以竝后匹嫡諫之，此曲矣。徙薪

之謀也。王室內亂凡四。桓王子克。惠王子頫。襄王子帶。景王子朝。傳紀辛伯數言前後之亂。但不出此。魏水叔云。告王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中。有許多作用。在不然弑王之謀必密。辛伯何由知之。黑肩世卿大有權力。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則知胸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古人定大難。往往有費盡心力。而史未詳其本末者。